



讀者投稿

他們的尊師重道

文：22寶媽（檳城）

“小妮怎么又没来上课了？”电话里，我语气不耐地询问小妮的父亲。

小妮是我班上的巫裔学生。乖巧、笑容甜美，可却老爱缺课。缺席信上的理由不是balik kampung，就是没有医生MC的小病，或者是睡不醒。单单上半年，她已经缺课10天。

这个女孩，只要是老师交代的功课，她都会尽力去完成。要是她没有频频缺课，她不会三语都搞不好。

我曾经劝过她的父母说：“小妮三语都不好，或许你把她转回国小，让她更专注于单一语言，她的学习以及前途会更好。”收到的只有她父母歉然的笑，“可是我们小妮说她喜欢这里。”

我没有嫌弃而想赶她走的意思。相反地，我喜欢小妮甜美而纯真的笑，那是一种很有自愈力的微笑。可是我知道在这里，我无法把她教得更好。

“她母亲快要生了，所以我把她接回kampung和母亲一起。”

我听了，火都冒了起来，又是因为这样的私人理由而不让孩子上课。这已经是今年的第十几次了！碰上这样的父母，孩子的成绩怎么会好。

“我希望小妮明天能来学校上课。缺席太多天，对她的学习不好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老师。因为家里没有人，我才把她送去祖母家。”我可以想像他如何真诚憨厚地说着对不起。一如每次没有完成功课时，小妮真心愧疚的表情。她是真心想改过的，我相信。可是却扭不过命运对她下的枷锁、贫穷、散漫。

“真是的。我的小妮又不来上课了。他们真的很喜欢时不时就balik kampung，现在妈妈要生了，也陪了过去。如果妈妈一直不生，要等几天啊？多来几个他们的人，我班这个月的出席率又要降了。”

第二天，我有点惊讶地在小妮的座位上看到她的出现。我以为照惯例，她又会缺席个两三天。毕竟她祖母家也不近。

我板起脸，严厉地谴责了一番后，才关心起她母亲的状况：“妈妈生了吗？”

“生了，是妹妹。”

“妈妈怎么回kampung生呢？这里不是有大医院吗？”

“这里的医院，听别人说，会痛，不好。那边的比较好。”小妮刮搜了脑袋里的词汇，用生硬的华语说道。话题匣子打开了。我们又聊了几句。

突然小妮红着眼眶，“妈妈是在车上生baby。她来不及了，很痛。爸爸停车，帮她生。车上都是血。”小妮的眼里满满都是泪水，像是在回忆着什么痛苦的回忆。

我可以想像小妮无措地看着母亲痛苦尖叫，殷殷的鲜血从她的双腿中流出，她什么也做不了。而她的父亲，一个没有医学背景的男人要在车来车往的马路边为妻子接生。

而现在，小妮的父亲在经历了如此攸关生死的时刻后，又要漏夜地把她的大女儿送回来学校上课，只因为级任老师一通觉得事态严重的电话。我的心突然泛起了一阵愧疚。我有什么资格指责对方是个不负责任的家长。他一个大男人必须要扛起丈夫以及父亲的责任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在应接不暇的时候，他也只能牺牲女儿上学的权利。我不能说这是对的，也不能说是错的，但我觉得我该多宽容他们。

我突然为自己的不耐的言语而感到愧疚。我突然对昨天自己严厉的指责而感到不安。如果没有刚才那一番交谈，也许我会带着同样的误解，误会着他们父女俩。

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小妮的微笑中带有一种让人舒心的甜美。那是我其他的学生给不到我的感觉。从她的微笑中，我看到了纯朴，以及华裔少有的尊师重道。

小妮家收入不高，一家五口单靠父亲不到两千令吉的薪水过活。所以每次还作业费，补习费小妮都是最迟的那一个。但她的家长从来不会因为女儿常常缺课，没有上学补习，就找几个藉口不给补习费。只要是学校要的，再迟，她家也会给。

很多时候，我想为小妮申请学校的辅助金。因为比起班上一些父母双薪，有钱学芭蕾舞，却把薪水填成500块的同学来说，我觉得小妮的情况更需要我去帮助。可他的父亲却总是老实巴巴地报上薪水。

每次我和小妮的父母说起小妮上课时的进度很慢，他们也总是歉然一笑，然后说我们回去会督促她的。不似我班上的一些家长，会说我很忙哪有空顾孩子，不然就是孩子是在班上交到坏朋友，才会每况日下。

也许小妮他们确实是性子懒散，做事温吞，但他们的尊师重道，以及不推卸责任的态度是我欣赏的。

从小妮身上看见最纯朴的笑容

